DOI: 10. 19650/j. cnki. cjsi. J2311377

磁流变液响应时间检测方法及装置研究*

李佩1,卢川2,尹剑飞3,周威1,谢磊1

(1.重庆大学光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044; 2.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反应堆系统设计技术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成都 610213; 3.国防科技大学装备综合保障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长沙 410073)

摘 要:磁流变液的响应时间是一个关键指标,关系到磁流变智能执行器的实时可控性能。然而,MRF的动态响应面临从电流、磁场强度及剪切应力等多参数耦合中解耦的难题。本文提出基于偏置正弦激励电流的相位检测法,通过施加偏置正弦电流激励正弦磁通密度,由扭矩与磁场相位差获得 MRF响应时间,无需面临阶跃响应中的复杂解耦问题。此外,本文通过关键机械参数设计,突破商用流变仪的剪切率限制,实现了最高3000 s⁻¹下的响应时间测量。基于此,本文设计和制作了一套 MRF响应时间检测装置,分析了装配偏心和磁场探针位置引起的误差;测得多种样品在1~3A振幅电流下的响应时间为23~140 ms,并发现响应时间随 MRF浓度增大而先减小再延长,且与外部磁场强度呈负相关。

关键词:磁流变液;响应时间;检测方法;正弦电流;相位差

中图分类号: TH89 文献标识码: A 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代码: 460. 4099

Study on methodology and instrumentation of measurement of response time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s

Li Pei¹, Lu Chuan², Yin Jianfei³, Zhou Wei¹, Xie Lei¹

(1. Key Laboratory of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and Syste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Nuclear Reactor System Design Technology,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Chengdu 610213, China; 3.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Integrated Logistics Suppor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e response time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MRF) is a critical parameter that relates to the real-time controllability of magnetorheological smart actuators. However,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MRF involves a complex coupling from the circuit to the mechanical system, which requires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of decoupling from multiple parameters such as current,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and shear stres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phase difference method based on the biased sine excitation current. By applying the biased sine current to excite sinusoidal magnetic flux density, the response time of MRF is obtained from the phas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rque and the magnetic field, without facing the complex decoupling encountered in step response.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breaks through the shear rate limitation of the general commercial rheometers through the design of the key mechanical parameters. It achieves MRF response time measurements at shear rates up to 3 000 s⁻¹.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designs and fabricates an MRF response time of various samples is $23 \sim 140$ ms under $1 \sim 3$ A amplitude currents. In addition, the response time is first accelerated and then prolong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ample concentration, which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Keywords**;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response time; detection method; sinusoidal current; phase difference

收稿日期:2023-05-03 Received Date: 2023-05-03

^{*}基金项目: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CSTB2023NSCQ-MSX0459)、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KFKT-05-FW-HT-20220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991032&11702040)项目资助

0 引 言

磁流变液(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MRF)是一种由 微米级的软磁性颗粒作为分散相分散于基载液中形成的 悬浮液^[1]。MRF 具有独特的磁流变效应,即其软磁性颗 粒在磁场激励中发生异常灵敏的链/簇化可逆响应,并伴 随着流变特性的连续、可逆、迅速的变化^[2]。利用 MRF 的可控流变特性开发的智能执行器件已经在智能减 振^[3]、缓冲^[4-5]以及抛光^[6-7]等应用领域获得广泛关注。 作为半主动执行器件,磁流变系统的响应时间是一个极 其关键的指标,缘于它决定了实时可控性----对环境瞬 变激励的即时自适应控制性能。它通常包含了 MRF 材 料自身的响应时间和电磁控制系统的响应时间(含电流 源、励磁线圈、信号感知与处理时间等)。因此,实现对相 关响应时间的检测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为预测控制或滞 后补偿策略提供先决条件。现有的少量研究常关注于如 何测得磁流变系统的整体响应时间,却忽略了对 MRF 材 料响应时间的检测[8-11]。例如,中国矿业大学的田祖织 等^[12]研究了不同串并联励磁线圈下 MRF 对电流的响 应,发现串联线圈磁流变器件的响应时间小于并联响应 时间。殊不知, MRF 对磁场的响应是其材料特性的反 映,研究之不仅有利于提升磁流变器件的响应速度,更有 助于深入理解磁流变效应的内在机理,从而为研制更优 异的 MRF 材料提供指导。

针对 MRF 响应时间,人们时常引述美国 Load 公司 所宣称的"1 ms",却不能将此数值随意套用在各机构自 行开发的材料上。显然,对磁流变系统响应时间的检测 易于对 MRF 响应时间的检测,原因是后者难以从磁流变 系统的力-电-磁-机械系统的复杂耦合响应中解耦。因 此,对于如何将 MRF 响应时间从系统响应时间中解耦分 离并如何定义 MRF 响应时间,仍未有定论。

针对 MRF 的响应时间测量,国内外学者用不同试验 方法进行了研究^[13-19]。内华达大学的 Sahin 等^[20]设计了 两种磁流变阀门,用传感器采集在不同磁场下阀门的压 力变化,然后从压降函数中提取样品的响应时间,发现在 环形流道和径向流道中,电压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的 MRF 响应时间都不同,分布在 1.4~22 ms 之间。韩国纽 约州立大学的 Widodo 等^[21]设计了一种利用磁流变效应 引起液面波动造成的压力变化,在 U 型管中测量不同激 励频率下 MRF 的动态响应。然而,此装置不能测量 MRF 剪切作用下的动态响应,难以直接应用于阻尼器等应用 场景。

常用的 MRF 响应时间测量方法是阶跃测试法,即测量阶跃激励的作用下 MRF 剪切应力的改变与施加电流 或磁场的时间差。Gabriel 等^[22]学者基于商用流变仪

Anton Paar MRD180 进行 MRF 响应时间测量。其在流变 仪载液盘底部开槽,置入霍尔探针,通过阶跃电流测量了 某商用 MRF 的响应时间约为 13 ms(最高至 1 000 s⁻¹ 剪 切率条件)。他们以扭矩达到稳定状态的 63.2% 定义响 应时间(即视之为一阶系统)。改装现有仪器的方法虽 较为简便,但其测量剪切率的范围以及采集扭矩信号的 频率都受制于原流变仪产品。同样地,基于圆盘剪切的 原理.Maas 等^[23]设计了平行圆盘测量仪器,采用阶跃电 流激励,视为一阶系统测得 MRF 响应时间在 0.76~ 14 ms。Kubik 等^[24]也利用圆盘剪切结构,在阶跃激励下 测量 11~218 s⁻¹ 不同剪切率下 MRF 的响应时间,其响应 时间在 5.0~1.9 ms 之间。可以看出,平行圆盘剪切结构 的应用广泛[25-29],然而,受离心力影响,样品易于从平行 圆盘间泄露,故此方法测得的剪切率一般在1000 s⁻¹ 以 下,不足以反映 MRF 的实际工况,亦未对 MRF 的响应时 间做出更全面的研究。因此,亟需发展一种能测量高剪 切率下 MRF 响应时间的装置。Load 公司^[30]设计了一种 狭缝装置,模仿 MRF 在磁流变阻尼器中的实际工况,用 活塞挤压 MRF 通过狭缝,同时对狭缝施加磁场,用以测 量高剪切速率(至 25 000 s^{-1})下的响应时间。在 0~ 200 kA/m 的磁场激励下,测得某 Load MRF 响应时间小 于14 ms。这种测量方法达到了高剪切率,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但是,MRF 在快速通过狭缝时有可能尚未达到饱 和屈服状态即就已被排出,测得的响应时间可能小于真 实值。

上文简述了几种典型的测量方法,亦有学者通过 理论模型研究了 MRF 的响应时间^[31]。Fu 等^[32]用格子 玻尔兹曼方法,为 MRF 建立了两相模型,仿真 MRF 中 的磁性颗粒在磁场下的动态过程,发现 MRF 形成稳定 簇状物的时间与其体积分数息息相关,且推算其响应 时间为 26~42 ms。可知该结果与前述实验测量法的差 异较大。

综上可知, MRF 响应时间的测量仍未受到广泛关注, 多采用传统的阶跃信号测量,但 MRF 响应时间测量 装置结构复杂, 难以将 MRF 对磁场的响应时间从复杂的 力-电-磁-机械系统响应中解耦。同时, 圆盘剪切是一 种广受认可的测量 MRF 性能的方法, 但受制于离心力的 影响, 难以实现高剪切率下的测量。本文不同于传统阶 跃响应测量法, 提出基于偏置正弦激励电流的相位检测 法, 且突破一般商用流变仪的 1000 s⁻¹ 剪切率限制, 实现 最高 3000 s⁻¹ 条件下的响应时间测量。本研究通过多物 理场仿真和磁路优化, 设计和制作了一套 MRF 响应时间 检测装置, 对其装配偏心和磁场探针位置进行了误差分 析。制备了多种体积分数浓度的 MRF 样品, 测得其在不 同幅值正弦电流下的响应时间, 并进一步研究了样品浓 度、磁场强度、剪切率与其响应时间的关系。

1 MRF 响应时间测量原理与装置设计

1.1 MRF 响应时间测量原理

MRF 对磁场的响应是指在磁场激励下从液态相变 为类固态的过程,在流变学参数上体现为从牛顿流体 转变为黏塑性流体时所伴随的屈服过程,故 MRF 响应 时间可定义为此转变过程的时长。表1涵盖了国内外 测量 MRF 响应时间的若干方法。要检测 MRF 响应时 间,首先依赖于励磁线圈产生的阶跃磁场,也即传统阶 跃响应测量方法。但是,在电流→磁场→MRF响应的 因果系统中,受电流源本身因素以及励磁线圈的大感 抗、涡流等影响,实际测量系统中的磁场形成时间已接 近或超过 MRF响应时间,也即所谓的阶跃磁场根本不 存在。从而,磁场发生过程与 MRF响应时间相耦合, 难以从中分离出后者。鉴于此,本文采用正弦电流激 励信号测量 MRF响应时间,无需面临阶跃响应法中的 复杂解耦问题。

			-	•		
序号	文献	样品	测量条件	方法	结论	年份
1	威斯康辛大学 Ulicny 等 ^[26]	20, 30, 40 vol%, 粒径 8 µm	20~160 rpm, 0.1~4.0 A	圆筒剪切:利用阶跃电流测量扭 矩和磁场的信号,63%	动态响应过程与颗粒体 积分数和剪切率有关	2005
2	东威斯特法伦立珀 大学 Maas 等 ^[23]	Basonetic 5030, Basonetic 4035	12 A,15 A	圆盘剪切:利用阶跃电流测量扭 矩和磁场的信号,63%	0.76~1.23 ms	2011
3	大阪大学 Kikuchi 等 ^[19]	20 vol% ,100 nm; 40 vol% ,1~10 μm	0~1 A, 3~30 rpm	圆盘环剪切:利用阶跃电流测量 扭矩和磁场的信号,63%	Nano-MRF:12 ms 140CG(LORD):17 ms	2017
4	德国 BASF 公司 Gabriel 等 ^[22]	汽车 MR 阻尼器中 的微米级 MRF	4.5 A,1 A (0.5 Hz, 5 Hz),1~1 000 s ⁻¹	商用流变仪 MRD180+霍尔传感 器,正弦+阶跃激励	响应时间小于13 ms	2009
5	美国 Load 公司 Koo 等 ^[30]	Load 某型号 MRF	$0 \sim 200 \text{ kA/m}$ $1 \sim 25 \ 000 \text{ s}^{-1}$	狭缝装置,测量在高剪切速率下 MRF的响应时间,63%	响应时间小于 14 ms	2006
6	清华大学 Chen 等 ^[13]	磁性粉末混合物	5~40 mT, 38~387 s ⁻¹	旋转离合器中测量,阶跃电流, 63%	$70 \sim 110 \mathrm{ms}$	2013
7	哈尔滨工程大学 Fu 等 ^[32]	粒径 20 nm,质量分 数 5, 10, 20 wt%	0. 01~0. 1 T	格子玻尔兹曼法仿真 MRF 在 磁场下动态变化过程	对应不同质量分数,形 成稳定的簇状物时间 为42,26,35 ms	2019
8	内华达大学 Sahin 等 ^[20]	粒径 5 um, 32 vol%	3 A, 0.246 L/s	不同流道磁流变阀的响应时间 中提取 MRF 响应时间	环形流道 22~12.5 ms 径向流道 1.4~5.8 ms	2012
9	中国矿业大学田 祖织等 ^[12]	_	1 A	不同串并联的励磁线圈下 MRF 对电流的响应时间	并联:240 ms 串联:160 ms	2022
10	韩国纽约州立大学 Bidodo 等 ^[21]	MRF 122EG	0.5~1.5 A	不同频率下 MRF 的压力响应	MRF 的响应时间受频率 影响较大	2022
11	布尔诺理工大学 Kubik 等 ^[24]	MRF-132LD	2 A, 11~218 s ⁻¹	不同剪切率下 MRF 的响应时间	5.1~1.9 ms	2022

表 1 MRF 材料响应时间测量的代表性研究 Table 1 Typical studies of MRF materials' response time

如图 1(a)所示,在电流→磁场→MRF 响应的因果 系统中,正弦电流在励磁线圈中激发滞后的同频率磁 场(磁感应强度),进而诱发滞后的 MRF 流变学响应 (同频率剪切应力)。三者均将呈现正弦波形特征,则 可通过相位差定义磁场与 MRF 的响应时间。如此,则 避免了传统阶跃响应测量法中的解耦问题。注意,考 虑到励磁线圈中感应电流本身与激励电流的相位差异 (延时),故本文中传感器直接获取感应电流。具体地, 如图 1(a)所示,可由各正弦波形的峰点识别相位差,可 知 τ_a 即为电磁系统的磁场响应时间, τ_b 为 MRF 响应时 间。图 1(b)为测量系统组成原理图。通过双圆盘剪 切结构驱动 MRF 的剪切,利用扭矩传感器测得扭矩, 从而得知 MRF 剪切力响应。电流、磁感应强度亦由相 应的传感器测得。





1.2 剪切应力与传递力矩的理论关系

图 2 为 MRF 响应时间测量装置结构原理及扭矩传 递分析模型。图 2 所示的双圆盘密封结构,避免了 MRF 在高速旋转剪切下的离心泄露,从而实现了高剪切率检 测条件。MRF 的剪切应力响应不能直接测得,而是间接 通过传递至双圆盘剪切结构的扭矩反推而得。所示双圆 盘狭缝 MRF 剪切流的分析模型中,*h* 是缝隙高度,*R*₁ 是 剪切盘的内圆半径,*R*₂ 是剪切盘的外圆半径。在此,采 用 Herschel-Bulkley 模型(简称 H-B 模型)表征 MRF 的本 构模型^[1]。





剪切盘上的扭矩来自平行于剪切盘表面的切向力 *τ*₂ 提供的力矩和在圆周方向与剪切盘内壁摩擦力 *τ*, 产生的 力矩。取图 2 中剪切盘内的 MRF 微圆环作为分析对象, 其受力情况如下:

$$dT = 2\pi r^2 \tau_z dr + 2\pi r^2 \tau_r dz \tag{1}$$

那么,剪切盘单面所传递的扭矩为:

$$T = 2\pi \int_{R_i}^{R_o} r^2 \tau_z dr + 2\pi \int_0^d r^2 \tau_r dz$$
 (2)

对于本 MRF 响应时间测量装置来讲,由于剪切盘的 半径远大于两盘之间的缝隙 *d*,故 τ_a带来的力矩远大于 τ,产生的力矩,因此可忽略 MRF 与内壁摩擦力τ,带来的 扭矩,则剪切盘单面传递的扭矩为:

$$r = 2\pi \int_{R_i}^{R_o} r^2 \tau_z dr$$
(3)

为了合理简化 MRF 剪切盘的扭矩分析,按照惯例假 设^[24]:1) MRF 为不可压缩流体,且其在剪切盘中处于层 流稳态;2) 剪切运动时不存在径向和轴向流动;3) 流体 充满间隙,与板面直接接触,且不存在壁面滑移;4) 缝隙 中磁场均匀。

基于上述假设,结合 H-B 模型,将剪切盘扭矩改写:

$$T = 2\pi \int_{R_i}^{R_o} \tau_y r^2 dr + 2\pi \int_{R_i}^{R_o} r^2 K \left(\frac{r\Omega}{d}\right)^n dr$$
(4)

其中,*Ω*为转子角速度,由于间隙中磁场强度均匀, 式(4)可写为:

$$T = \frac{2\pi}{3}\tau_{y}(R_{o}^{3} - R_{i}^{3}) + \frac{2\pi K R_{o} \Omega^{4}}{(n+3)d} \left[1 - \left(\frac{R_{i}}{R_{o}}\right)^{n+3}\right]$$
(5)

在此剪切测量装置中,侧面的 MRF 与外筒之间亦有 摩擦,但由于磁场方向垂直于剪切盘、平行于圆筒圆柱 面,因此该区域磁场不起作用。与端面间隙中的 MRF 相 似,作用在圆盘外圆筒上的流体摩擦计算如下:

$$T_a = 2\pi R_o^2 b_d \tau_{R_o} = 2\pi R_o^2 b_d K_o \left(\frac{\Omega R_o}{d_o}\right)^{n_0}$$
(6)

式中: b_d 是圆盘的厚度, d_0 是圆盘与外筒之间的间隙, K_0 与 n_0 是 MRF 在零场下的流变学参数。因此,通过 MRF 传递的扭矩为:

式中:a 为电流信号幅值,b 为信号频率,c 为偏置电流。 其中 α , β 分别为体积分数和材料常数,一般取后者为 2.0^[23]。 μ_0 是真空磁导率, μ_F 是铁芯的磁导率,N 是线圈 匝数。由式(8)显然可知,理论上正弦电流的变化引起 扭矩的同频率正弦变化。因此,实验所测得磁场峰值与 扭矩峰值之间的时间差即为 MRF 响应时间,电流峰值与 扭矩峰值之间的延时即为 MRF 响应时间和磁场响应时 间之和。

1.3 MRF 响应时间测量装置的机械与电磁设计

测量装置主要包括控制系统、信号采集系统和机械 系统,其中机械系统的设计是装置的要点。装置机械系 统的总体设计思路如图 3(a)所示。由磁流变效应的原 理可知,要获得最大的磁控相变效应,施加在 MRF 上的 磁场应垂直于液体的流动方向,且工作间隙内的磁感应 强度应尽可能大。因此,MRF 响应时间测量装置的磁路 设计非常重要,既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间隙的磁感应 强度,又要避免磁路中各部分出现饱和^[33-34]。





MRF 响应时间测量装置的磁路分布如图 3(b)所示。线圈绕制在下铁芯环形槽的工字型绕线架中,产生的磁场通过下铁芯、铁芯盖,传导至 MRF 工作间隙内,形成回路。为了使磁路中各部件迅速磁化和退磁,磁路中各导磁部件均需用软磁材料制作,本研究采用电工纯铁。

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COMSOL 分析装置的磁路。 将此装置的结构简化为如图 3(c)所示的 1/2 对称模型, 基于 COMSOL 对磁路进行优化设计。考虑到所采用正 弦电流频率非常低,且直流磁路仿真已能够得出磁场均 匀性、磁场饱和位置等重要信息,故采用直流仿真简化了 交流仿真。对磁路进行设计,给定初始机械尺寸值,得到 在稳态电流下如图 3(c)所示的磁通密度模云图。可知, 工作间隙磁场均匀,且方向垂直 MRF 剪切流方向,满足 设计要求。

由图 3(c)可知,此装置率先达到磁饱和的位置为上 下薄层和外缘。为了使其能在满足提供足够磁感应强度 的条件下采用更小的尺寸,通过仿真,分别得到改变 H1 和 L1 尺寸时的工作间隙内磁通密度分布图,如图 3(d)、 (e)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 H1 和 L1 尺寸的变大, 工作间隙中的平均磁感应强度增强,且随着参数值的变 大,增长变缓。考虑到装置的材料成本和尺寸限制,最终 确定 H1 与 L1 值。随后,对转子及剪切盘进行设计,确 定了 R_1 =30 mm,h=1 mm 的关键尺寸。通过转轴的轴承 及转子底部的滑动轴承安装保证转子与剪切盘的同轴度, 通过转子底部的球支撑减少转子与底部的摩擦,保证转子 在高速下的同轴运转。以圆盘的 2/3 处半径作为圆盘剪 切率平均值,仅需电机 150 rpm 转速即可实现 3 000 s⁻¹ 的 剪切率。最后,对装置整体的机械结构进行设计,三维模 型见图 4(a)。所制作实物装置如图 4(b)所示。



图 4 MRF 响应时间测量装置三维模型和实物图 Fig. 4 3D model and picture of MRF response time test device

根据式(8)预测扭矩传感器(南京冉控 RK-500)的测量范围。采用广州星辉科技的 LHB-Y2 型高精度电流传感器、北京翠海佳诚磁电科技的二维霍尔磁场传感器。3 个传感器的信号传输给四川拓普测控公司的 TPP 动态测量分析仪。利用功率放大器放大正弦激励电流;利用控制器和 Sigma Win+软件分别控制滑台升降电机和转子电机。

2 MRF 响应时间的测试结果及数据分析

2.1 数据处理

对所配置的 40 vol% MRF 样品进行测试, 施加幅值 为 3 A 的正弦电流, 偏置电流为 6 A。平均剪切率为 100 s⁻¹时,获得如图 5(a) 所示的三路信号波形图。选用 数字低通 FIR 滤波器对原始信号进行预处理^[35],滤波后的信号波形如图 5(b)所示。



Fig. 5 Experimental results

由图 5 可知,3 种信号波形的频率一致。电流信号 以 1 Hz 的频率发生变化,电流的幅值为 3 A。且可知,磁 场波形滞后于电流波形,MRF 传递的扭矩波形亦滞后于 磁场波形,两者的相位差即 MRF 的响应时间。

2.2 寻峰算法

获得 MRF 响应时间即获得相位差,或波形峰点的时间差 τ_{b} 。在此,采用对称零面积法寻找波形峰值,即用一个对称面积为零的窗口函数,与原始信号进行卷积叠加变换,最大变换值所在位置即为峰点。数学表达式为:

$$\hat{Y}_{i} = \sum_{j=-m}^{m} C_{j} Y_{i+j}$$
(9)

$$\sum_{j=-m}^{m} C_j = 0 \tag{10}$$

$$C_j = C_{-j} \tag{11}$$

W = 2m + 1为窗宽, \hat{Y}_i 和 Y_i 分别表示变换后的信号 图谱和变换前的信号图谱。 C_j 为对称零面积窗函数, 即 变换函数:

$$C_{j} = G_{j} - \frac{1}{W} \sum_{j=-m}^{m} G_{j}$$
(12)

寻峰准则为:

$$SR_i = \frac{\tilde{Y}_i}{\Delta \tilde{Y}_i} = \frac{\sum_{j=-m}^{m} C_j Y_{i+j}}{\left(\sum_{i=-m}^{m} C_j Y_{i+j}\right)^{1/2}} > f$$
(13)

其中,f为灵敏因子。

取 H=4、W=11 的零面积高斯函数做卷积变换,灵敏 因子 f=2.5,寻峰结果如图 6 所示。随后,取多对相邻峰 值之间的时间差均值,即得出 MRF 的响应时间。

2.3 实验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浓度 MRF 样品在不同磁场激励下的 响应时间,分别配置体积分数为 26、30、40、50 vol% 的 MRF 样品。通过施加激励振幅电流 1、2、3 A 实现不同磁 场激励强度,通过控制转子电机转速实现不同的剪切率 条件(50~3 000 s⁻¹)。



Fig. 6 Seeking of wave peaks of signal waves

1) 体积分数(浓度)

图 7(a)、(b)为电流幅值分别为 3 A 和 2 A 振幅正 弦电流、分别对应 100、400 s⁻¹ 剪切率下的响应时间与 MRF 体积分数的测试数据。

从图 7 (a)可以看出,在输入正弦电流信号幅值为 3 A、剪切率为 100 s⁻¹ 时,26、30、40、50 vol% MRF 的响应 时间分别为 78、59、38、58 ms;在体积分数小于 40 vol% 时,响应时间随着 MRF 体积分数的增大而减少,在体积 分数超过 40 vol%后,响应时间随 MRF 体积分数的增大 反而增长。在输入正弦电流信号幅值为 3 A、剪切率 400 s⁻¹ 时,26、30、40、50 vol% MRF 的响应时间分别为



(b) 阳空时间与轴穴电弧(磁动强度)的关系 (b) Response time of MRF versus current (field strength)



(c) 响应时间与剪切率的关系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e time and shear rate

图 7 MRF 体积分数、电流、剪切率对响应时间的影响

Figure. 7 Volume fraction, current and shear rate influences on the response time

76、67、43、67 ms,与前者显示出相同的变化趋势。另取输入正弦信号电流幅值为2A,在剪切率分别为100 s⁻¹ 和400 s⁻¹ 时,各浓度下 MRF 的响应时间具有与前文相同的变化趋势。

2) 输入电流/磁场强度的影响

当输入电流大小发生变化时,装置内部的磁场强度 亦随之变化。对于 40 vol% MRF,剪切率为 100 s⁻¹ 时,对 应于输入电流为 1、2、3 A 的响应时间分别为 69、52、 38 ms;对于 30 vol% MRF,剪切率为 100 s⁻¹ 时,对应输入 电流为 1、2、3 A 的响应时间分别为 76、65、59 ms。从 图 7(b)中可以看出,两种浓度的 MRF 均随着输入电流 的增加而减小响应时间。其中的可能原因是,在 MRF 旋 转剪切的过程中,外加磁场增大,MRF 中铁磁颗粒受到 的磁力也增大,在相同剪切率和体积分数下,它们更快地 聚集成磁链结构,则导致了 MRF 响应时间的缩短。

3) 剪切率的影响

MRF 的流变学性能与剪切率之间是有联系的,如屈 服应力一般会随剪切率增大而呈下降趋势,而响应时间 与剪切率之间的关系则鲜见报道。图7(c)揭示了 MRF 响应时间与剪切率的关系。可知剪切率越大,MRF 的响 应时间更长。在动态剪切过程中,MRF 受到的外部扭矩 与内部剪切力达到动态平衡。当 MRF 处于剪切状态后, 磁场作用形成的颗粒链簇不断被剪切破坏,而当剪切率 越大时,这种破坏效应越大,则 MRF 在高剪切率下形成 动态链簇平衡的时间更长。

2.4 误差分析

根据测量装置的信号传递过程可分析 MRF 响应时 间的测量误差来源主要分为3部分,分别为剪切机构中 扭矩响应与 MRF 响应的不同步、传感器信号采集同步时 间的误差,以及探针磁场与实际磁场不同步的误差^[36]。 由于信号测量电路的时延为微秒级,与本文所测的毫秒 级 MRF 响应时间之间至少相差 3 个量级,故可忽略该部 分误差影响。扭矩的传递过程是由 MRF 传至工作间隙 后被扭矩传感器采集,如图 8(a)所示。将已经磁化为类 固体的 MRF 等效成一个扭转弹簧,从扭转弹簧上截取自 由体,采用牛顿力学的方法建立运动方程,求解传递时间 的误差 Δt,如图 8(b)所示。由平衡条件得到扭转振动 的微分方程为;

$$\left(M + \frac{\partial M}{\partial z} dz\right) - M + T(z,t) dz = 0$$
(14)

其中,
$$M = GJ \frac{\partial \theta(z,t)}{\partial z}$$
 为弹性内力矩, G 为材料的杨

氏模量, *J* 为材料的惯性矩, *θ*(*z*,*t*) 为材料的扭转角。又因为在扭杆自由时, 微元 dz 只有惯性力矩:

$$T(z,t) = -I(z) \frac{\partial^2 \theta}{\partial t^2}$$
(15)



联立可得:

$$\frac{\partial}{\partial z} \left(GJ \frac{\partial \theta}{\partial z} \right) = I(z) \frac{\partial^2 \theta}{\partial t^2}$$
(16)

因此弹性波沿轴向传播速度为:

$$c = \sqrt{\frac{GJ}{I}} = \sqrt{\frac{G\pi (R_0^2 - R_i^2)}{4[m(R_0^2 + R_i^2) + m\varepsilon^2]}}$$
(17)

$$\mathbb{M}, \ \Delta t_1 = \frac{h}{c} = \sqrt{\frac{4h^2 \left[m \left(R_0^2 + R_i^2 \right) + m \varepsilon^2 \right]}{G \pi \left(R_0^2 - R_i^2 \right)}} \quad (18)$$

其中,m为MRF质量, c为安装时的偏心距。另外, 施加正弦变化电流于线圈中会导致铁芯中的涡流,如 图 8(c)所示。从感应电流密度图中可以看出,涡流具有 趋肤效应,越靠近表面,感应电流越大。

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尺寸的限制,磁场探针的位置难

以紧贴 MRF 工作间隙,而只能放置于其附近,如 图 8(c)。然而,由于感应电流的存在,探针探测到的磁 场与工作间隙中的实际磁场存在时间差 Δ t_2 。对此进行 仿真,分别探测电流变化,得到如图 8(c)所示之结果。 图中空心方框代表激励电流,探针和工作间隙处的磁场 信号分别如三角形及圆形线框所示。由此可知,电流信 号与磁场信号之间有相位差,代表了系统的电磁响应时 间。然而,图中工作间隙磁场与探针磁场之间也存在相 位差,即探针磁场先于工作间隙发生,这是因为在铁芯的 内部存在涡流。从图 8(d)可知,探针处的感应电流小于 工作间隙中的感应电流,因此探针磁场变化快于工作间 隙磁场变化,且在电流幅值为 3 A 时,二者之间的时间差 为 Δ t_2 =23 ms。

此外,除了上述误差之外,由于设备限制,采集卡的 各路通道之间会有1~3°的相位延迟,也会造成 MRF 响 应时间测量的误差。

3 结 论

针对传统阶跃响应测量法存在的电流、磁场强度及 剪切应力等多参数耦合解耦难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偏置正弦激励电流的 MRF 响应时间相位检测方法,并试 制了一套 MRF 响应时间检测装置,通过输入正弦偏置电 流产生的磁场信号峰值和扭矩信号峰值之间的相位差, 测得 MRF 在不同剪切条件下的响应时间,无需面临阶跃 响应法中的复杂解耦问题。此外,本文设计了一种密封 式剪切装置,通过磁路设计和剪切盘半径、剪切缝隙高度 等关键参数设计,解决高转速下 MRF 的离心泄露问题, 实现了 3 000 s⁻¹ 高剪切率下的 MRF 响应时间测量,提高 了 MRF 检测的剪切率上限,并研究了响应时间与剪切率 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首先通过 MRF 工作间隙的扭矩传递原 理,推导了 MRF 剪切应力与传递力矩的理论关系,得出 了扭矩峰值与磁场峰值之间的时间差即为 MRF 剪切应 力与磁场峰值的时间差的结论。然后,对装置的磁路进 行有限元分析,结合实现高剪切率的机械关键零部件设 计,试制了 MRF 响应时间测量装置样机。随后,制备不 同体积分数的 MRF,在不同剪切率和磁场下测得其电 流、磁场及产生的扭矩信号。滤除信号中的高频干扰后, 利用对称零面积法寻找峰值,得出 MRF 响应时间。最 后,本文建立了 MRF 扭转弹簧模型,分析在传递转矩过 程中由安装偏心和转动惯量引起误差,通过仿真分析了 由探针位置带来的误差,对测得的响应时间进行了修正, 测出 MRF 的响应时间在 23~140 ms 之间。测量了 26、 30、40、50 vol% MRF 样品在不同剪切率、磁场大小下的 响应时间,分析了 MRF 响应时间与体积分数、磁感应强 度和剪切率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OSIAL M, PREGOWSKA A, WARCZAK M, et al.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s: A concise review of composition,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models [J].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terial Systems and Structures, 2023, 34(16): 1864-1884.
- [2] 杨健健, 晏华, 代军, 等. 磁流变液材料的性能与应用综述[J]. 化工进展, 2017, 36(1): 254-267.
 YANG J J, YAN H, DAI J, et al. A review on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J].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Progress, 2017, 36 (1): 254-267.
- [3] DU X, ZHANG Y, LI J, et al. Unsteady and hysteretic behavior of a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damper: Modeling, modification,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J].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terial Systems and Structures, 2022, 34(5): 551-568.
- [4] SHOU M, LIAO C, YANG P A, et al. Hybrid modeling of the nonlinear behaviors for magnetorheological energy absorber [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2023, 243: 107820.
- [5] MASA'ID A, LENGGANA B W, UBAIDILLAH U, et al. A review on vibration control strategies using magnetorheological materials actuators: Application perspective[J]. Actuators. MDPI, 2023, 12(3): 113.
- [6] GONG H, SHU R, XIONG Y, et al. Dynamic response analysis of a motor-gear transmission system considering the rh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coupling [J]. Nonlinear Dynamics, 2023, 111 (15): 13781-13806.
- [7] SINGH G, JAYANT A.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 novel magnetorheological process based on three revolving curved tip tools for finishing of mild steel [J].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s, Part E: Journal of Proces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22, 237(2): 229-239.
- [8] KAVLICOGLU N C, KAVLICOGLU B M, LIU Y, et al. Response time and performance of a high-torque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limited slip differential clutch[J]. Smart Materials & Structures, 2007, 16(1): 149.
- [9] TARMIZI S M A, NORDIN N A, MAZLAN S A, et al. Improvement of rheological and transient response of magnetorheological grease with amalgamation of cobalt

ferrite [J]. 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2023, 23: 1285-1295.

 [10] 司晓冬,罗明良,黄万里,等.磁流变液智能流体研究进展,应用及展望[J].应用化工,2017,46(9): 1783-1786,1791.

SI X D, LUO M L, HUANG W L, et al. Research,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J]. Applied Chemical Industry, 2017, 46(9): 1783-1786, 1791.

- [11] WANG S, CHEN F, TIAN Z, et al. Dynamic analytical model containing eddy-current effects for response time of magnetorheological clutch[J]. IEEE/ASME Transactions on Mechatronics, 2023: 1-12.
- [12] 田祖织,吴向凡,谢方伟,等.磁流变液传动装置时间响应特性[J].制造业自动化,2022,46(5):190-195.

TIAN ZH Z, WU X F, XIE F W, et al. Tim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transmission device [J]. Chinese Hydraulics & Pneumatics, 2022, 46(5): 190-195.

- [13] CHEN K K, TIAN Y, SHAN L, et al. Transient response of sheared magnetic powder excited by a stepwise magnetic field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ER and MR fluids [J]. 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2013, 22(9): 097001.
- [14] YANCHENG L I, JIANCHUN L I.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 magnetorheological pin joint for civil structures [J]. Frontier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4, 9(1): 15-33.
- [15] BECNEL A C, SHERMAN S G, HU W, et al. Squeeze strengthening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s using mixed mode operation [J].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2015, 117(17pt.3): 1308-1315.
- [16] KIM H C, HAN C, KIM P, et al. A new measurement method of magnetic flux density using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characteristics and a variable resistor circuit [J]. 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2015, 24(8): 087002.
- [17] STRECKER Z, MAZUREK I, ROUPEC J, et al. Influence of MR damper response time on semiactive suspension control efficiency[J]. Meccanica, 2015, 50: 1949-1959.
- [18] WERELEY, NORMAN M, GOLINELLI, et al. Experimental characterization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s using a custom searle magnetorheometer: Influence of the rotor shape[J]. IEEE Transactions on Magnetics, 2016, 52(7):1-4.

- [19] KIKUCHI T, ABE I, KUMAGAE T, et al. Torquecontrollable device using a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with nano-sized iron particles for a haptic device [C].
 Proceedings of the 2017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telligent Mechatronics (AIM), 2017.
- [20] SAHIN H, GORDANINEJAD F, WANG X, et al. Response time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s and magnetorheological valves under various flow conditions [J].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terial Systems & Structures, 2012, 23(9): 949-957.
- [21] WIDODO P J, BUDIANA E P, UBAIDILLAH U, et al. Effect of time and frequency of magnetic field application on MRF pressure performance [J]. Micro-machines (Basel), 2022, 13(2):222.
- [22] GABRIEL C, LAUN H M. Combined slit and plate-plate magnetorheometry of a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MRF) and parameterization using the Casson model [J]. Rheologica Acta, 2009, 48(7): 755-768.
- [23] MAAS J R, GUTH 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nsient Behavior of MR Fluids [C]. Proceedings of the AsConference on Smart Materials, 2011.
- [24] KUBIK M, VALEK J, ZACEK J, et al. Transient response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on rapid change of magnetic field in shear mode [J]. Scientific Reports, 2022, 12(1): 10612.
- [25] BECNEL A C, HU W, WERELEY N M. High shear rate characterization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s [J]. Proc Spie, 2012, 8341(5): 21.
- [26] ULICNY J C, GOLDEN M A, NAMUDURI C S, et al. Transient response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s: Shear flow between concentric cylinders [J]. Journal of Rheology, 2005, 49(1): 87-104.
- [27] BERLI C L A, DE VICENTE J. A structural viscosity model for magnetorheology[J].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12, 101(2): 3701-3230.
- [28] HU Z D, YAN H, QIU H Z, et al. Friction and wear of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under magnetic field[J]. Wear, 2012, 278-279(none): 48-52, DOI: 10.1016/j. wear. 2012. 01.006.
- [29] JONKKARI I, KOSTAMO E, KOSTAMO J, et al. Effect of the plate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and gap height on yield stresses of a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J]. Smart Materials & Structures, 2012, 21(7): 416-422.
- [30] KOO J H, GONCALVES F D, AHMADIAN M.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 time of MR dampers [J]. 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2006,

15(2): 351-358.

[31] 张建,张进秋,刘义乐,等.磁流变液流变机理的三 维动态仿真分析[J].中国粉体技术,2016,22(5): 47-53.

ZHANG J, ZHANG J Q, LIU Y L, et al. Three dimensional simulation on mechanism of shear shinning and magnetic response time [J]. China Powd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22(5):47-53.

- [32] FU Y, YAO J, ZHAO H, et al. Simulation of a bidisperse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a two-component lattice Boltzmann method and a discrete element approach [J]. Soft Matter, 2019, 15(34):6867-6877. DOI:10.1039/C9SM01408J.
- [33] 李治澎, 解明利. 一种磁流变液性能测试用的凹字型
 磁路结构设计与研究[J]. 仪器仪表学报, 2023, 44(7): 62-73.

LI ZH P, XIE M L. Design and research of concave magnetic circuit structure for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performance test [J].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 2023, 44(7):62-73.

- [34] 卢少波,赵路毅.矩形凹结构转子磁流变阻尼器的设计与优化[J].振动与冲击,2023,42(10):172-179.
 LU SH B, ZHAO L Y.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magnetorheological damper for rotor with rectangular concave structure [J].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Shock, 2023, 42(10): 172-179.
- [35] 赖联有,许伟坚.用扩散方程实现零相位误差滤波[J].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2018,32(5):176-181.

LAI L Y, XU W J. Method of zerophase error filtering using diffusion equation [J]. Journal of Electronic Measurement and Instrumentation, 2018, 32(5): 176-181.

[36] 林海军,黄国良,赖小强,等. 旋转式粘度仪误差补 偿方法[J].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2018,32(3):

189-194.

LIN H J, HUANG G L, LAI X Q, et al. Method for compensating errors of the rotational viscometer [J]. Journal of Electronic Measurement and Instrumentation, 2018, 32(3): 189-194.

作者简介



李佩,2015年于华北电力大学获得学士 学位,2019年于重庆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现 为重庆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智 能材料与柔性压力传感器。

E-mail: Alixiaopei@cqu.edu.cn

Li Pei received her B. Sc. and M. Sc. degrees both fro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and Chongqing University in 2015 and 2019, respectively. She is currently a Ph. D. candidate at Chongqing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focus on the 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and flexible electronics.



谢磊(通信作者),2010年于重庆大学 获得学士学位,2013年至2015年在美国马 里兰大学航空航天工程系担任客座博士生, 2016年于重庆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重庆大 学光电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智能材料和结构、柔性电子。

E-mail: lxie@cqu.edu.cn

Xie Lei (Corresponding author) received his B. Sc. degree from Chongqing University in 2010. He was a visiting doctoral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 United States from 2013 to 2015, and received his Ph. D. degree from Chongqing University in 2016. 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at Chongqing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and flexible electronics.